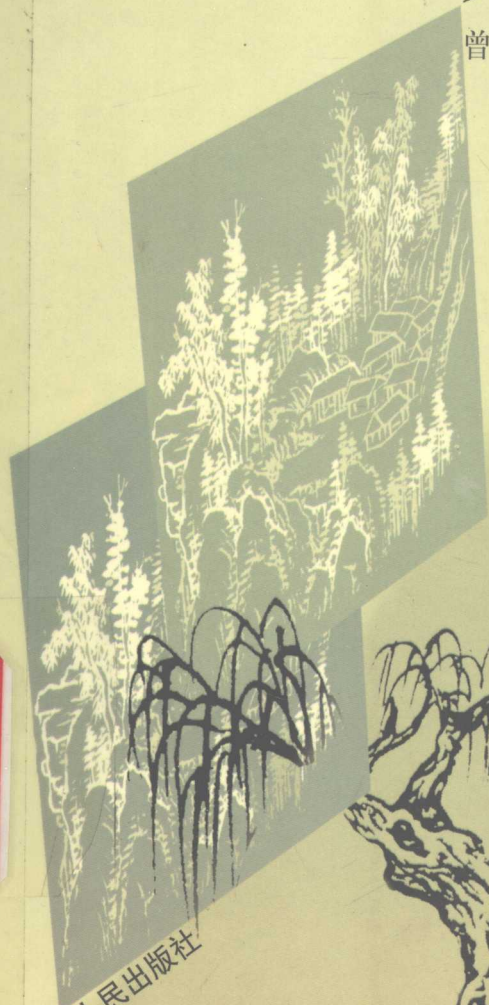


楚庄纪事

曾纪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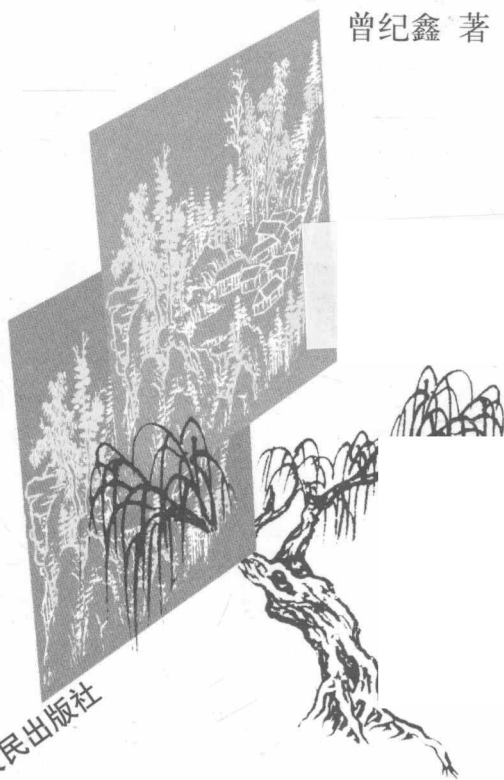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楚庄纪事

曾纪鑫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庄纪事/曾纪鑫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222-03474-9

I. 楚… II. 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5263 号

楚 庄 纪 事

曾纪鑫 著

* * *

组 稿: 刘存沛
责任编辑: 海 惠 刘存沛
封面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66 千字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印刷厂印装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2-03474-9/I·1011

定价: 22.00 元



曾纪鑫,男,1963年生于湖北省公安县。当过农民、教师、干部,后考入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1990年毕业后即从事专业创作。曾任湖北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专业作家,现为湖北省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500多篇,收入数十种选集,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级奖励。创作出版个人专著十多部,主要有大文化散文集《千秋家国梦》、《拨动历史的转盘》,长篇小说《游戏城市》、《死亡之约》、《凶手与警察》,中短篇小说集《青雾缭绕的岁月》,诗集《生命流向荒野》等。

这是一部情节内容、写作手法都不落俗套并有所创新的长篇小说。作品以荆楚大地一个古老的名叫楚庄的农村为舞台，以赵、钱两个家族的生活轨迹和历史恩怨的起始和终极为主线，在上下两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展开故事：一面是楚庄地域上鸡母山埋藏的战国青铜宝物让历朝历代的探宝者（包括岳飞、吴三桂在内）一个个乘兴而来，又一个个铩羽而归；一面是沾得了青铜宝物灵气和荣耀让楚庄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平静过，而赵、钱两家的恩怨也随着社会地位的变换没个了结；接下来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楚庄人走出去见了大世面，赵家的后生悟得了打开青铜宝藏的钥匙，远在美国的赵家老一辈人携巨资回乡投资兴业。赵、钱两家捐弃前嫌和楚庄人一道迎来了新时代的霞光。

装帧设计：西里
电脑制作：胡元青

1

赵德厚小心翼翼地拉开抹过机油的门栓，兜头扑来一股劲嗖嗖的冷风，心头猛然一缩，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瞬间的犹豫使他的身子呆在浓浓的暗夜中不过定格了片刻，便返身锁上大门，将披着的夹衣套在身上裹紧，很快走下台阶，变成了一个逗号般的黑点向暗夜的深处浮去。

是福不用躲，是祸躲不脱，他自言自语地咕哝道。

身影的黑点与浓浓的夜空渐渐融为一体，赵德厚的眼睛也慢慢地适应了这包裹着他的浓得似乎有点化不开的黑夜。其实，即使闭着眼睛，他也能分毫不爽地走到那个想要去的地方。在这方圆不足十里的楚庄村，他不仅生活了六十多个春秋，更以一个支部书记的身份奇迹般地主宰、左右了楚庄村自解放以来四十多年的所有日子，哪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狂风骤雨的横扫中，也未有过丝毫动摇。楚庄村的山山水水、田土地亩、每家每户，乃至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一草一木，他实在是熟悉得再熟悉不过了。

风越刮越大，不知不觉间，空中已开始飘洒起粉末般的毛毛细雨。不一会，脸上就有了凝成的水珠向下滚动。他伸出右手抹了抹脸颊、额际，又伸开五指，习惯性地将一头依然乌黑浓密的头发向后梳了几梳。将一只湿漉漉的右手在披着的夹衣上揩了几揩，就有了一种秋天的凉意。心里不免生出一番感叹，前几天还是闷热得赤裸全身还嫌不够、恨不能

剥下一层皮来才算痛快的天气，怎么刚刚入秋，就有一股明显的凉意浸透全身，这季节的转换实在是太快太厉害了！

那么人呢？人的变化与衰老也一如这季节的转换，令人无法抗拒。前些年，赵德厚心底压根儿就没有过年龄与衰老的概念，可是，一过六十，他就明显地感到了身体的自然变化，腰身、筋骨没了过去的灵活，动作日渐迟缓，一些关节部位也开始跟他过不去，不是这里痒痒，就是那里痛痛，弄得他颇有一种“身无宁日”的感觉。但是，他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身体的这种变化，特别是在那些抛头露面的场合，人们见到的仍是几十年来一直充满着威严自信、青春激昂与潇洒自如的赵德厚。“赵书记啊，你这几十年来硬是一点变化都没得啊！”“老赵，你这副样子看上去哪像是六十多岁的人啊，不知底细的，还以为你没得五十呢。”曾有不少人当面赞叹他的身体。六十岁以前，他也确曾为自己拥有如此强壮健朗的身体而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他的心头却常常地泛起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但他得撑着，强打精神硬撑着已日渐松垮的骨架，尽量保持过去的风采，维持昔日的形象。

最近一段日子，他深深地感到了这样硬撑苦熬着的极度疲累。每当回到家中，他就觉得全身散了架似的，变成了童年印象中他那早已过世的母亲摇着一辆吱吱呀呀的木制纺车纺出的一根软乎乎的棉条。于是，衔一支香烟，思绪随那缭绕的烟雾飘荡，就有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孤独与空虚。恍惚中，他觉得自己突然间一脚踏空，身子落进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随风飘转，转得他头晕目眩无法自持。他受不了这种没完没了的飘转，想抓住什么稳固全身，可弥漫在周围的是一片无尽的虚空，什么也抓不到；那么，就加速下坠吧，尽快坠入谷底，只要脚底有个支撑，心里也算踏实了啊，可连这

也不能做到。他无法稳固其身，也找不到一块落脚的实在。就这样飘啊飘转呀转的，多少个漫漫长夜，就在这种恍恍惚惚、朦朦胧胧的状态中悄然逝去。

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个词：衰老！

是的，老了，我老了！

老了就老了，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你不得不服！既然老了，有些事情也不得不认真考虑了。不说别的，就拿这个至今仍戴着的支书头衔来说，也早该有个新的归宿了。

几年前，镇党委就跟他婉转地谈到了这一令他十分敏感的话题。他听后愣了片刻，但很快就明确表态，当即说了两点：一、他虽年届六十，但人老身不老，一颗革命的红心更是闪跳着青春的火花，他要像当年的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村里暂还没有合适的接班人选，他表示要以尽快的速度物色、培养好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顺利圆满地做好交接班工作。

赵德厚将话说到这样一个程度，不谈别的，即使从安定团结的角度出发，镇党委也只得将这一议题搁置下来。

自那次谈话过后，他的心头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想得最多的是，一旦失去了楚庄村这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宝座，他的生活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人们将会如何看他待他呢？他该怎样打发消磨下台后所要面对的日子呢？……一想到这些，心里头就怪怪地不是滋味。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归宿，要是能够像诸葛亮、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伟人一样死在自己的职责岗位上，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可是，世道变了，老黄历已被一双看不见的大手一页页地翻过去翻到了尽头，他不得不冷静地面对现实。

于是，他就有了一份私心，不能将这位置让给别人。适逢二儿子赵训武解甲归田，从部队退伍回家，他便把二儿子视为自己心目中的接班人加以培养了。在中国，子承父传，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儿呢！不说过去的皇帝，就拿他最崇拜的毛主席来说，也是把他的儿子毛岸英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的，要是毛岸英没有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肯定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走着想着，赵德厚突然停住脚步。一抬头，他就站在了刘明月的屋门前。几乎没有辨识，仅仅凭借感觉，不知不觉间，他就来到了最近两个月来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一步跨上台阶，面前矗着的是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门。他一把抓住门环，稍稍用劲往里一推，随着一声轻微的响动，虚掩的大门顿时裂开了一道缝隙。赵德厚尽量克制内心的激动，回头紧张地望了望，没有发现半点异常。他赶紧脱下裹着身子的夹衣，揩了揩被雨雾淋湿的头发、脸颊，猛一用力，将右边的一扇木门完全推开，身一闪，在一阵关门、拴门的响动声中，赵德厚便被一座土机砖瓦房吞没了。

准确地说，赵德厚不是被瓦房，而是被刘明月那动人的温柔给吞没了。他穿过堂屋，径直奔进内房。刘明月虽已躺在床上，但她没有入睡，仍在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如约到来。赵德厚看了看墙头的石英挂钟，不迟不早，正好十二点。经过一天的劳累，楚庄人一般在晚上十点就爬到了床上，十二点，是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刻。整个村庄，沉浸于一片宁静安详的海洋之中，一两声狗吠与夜鸟的晓叫不时传来，将这充满凉意的秋夜衬托得更加幽静祥和了。

“来了？”刘明月明知故问道，将一本不知从谁手头借来、早已翻阅陈旧的《知音》杂志扔在床头，慵慵地伸了一

个懒腰，扯出一个并无睡意的长长呵欠。

“说好了的，怎能不来呢？”赵德厚以强调的反问语气回答道，目光停在她的脸上，紧紧地粘着就再也不想离开。

床头柜上的台灯那桔红色的光芒照着刘明月温柔的脸庞，给她的娇美更加增添了几分亮丽的色彩。赵德厚心头一阵狂跳，喉头咔咔地响了两声，有一种异物堵塞的感觉，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好在此时此刻，言语已成多余的赘物。他什么也不必说，什么也不用说，行动的实在与坚挺远远胜过语言的空洞与柔弱。他需要行动，刘明月也需要行动。行动就是一切。

于是，一股不可抵御的激情控制着赵德厚的身体，他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言语的动物，以泰山压顶般的姿势扑了过去，一任本能的冲动在刘明月的身上尽情地发泄。

就在他们身体相触的一刹那，刘明月伸出左手，“啪”的一声响，她旋动着按钮，将台灯关熄。

周遭的一切，沉入了远古的黑暗。

他们以一种人类千百年来从未改变的原始方式重复上演了一幕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

抱着刘明月柔嫩白皙的胴体，赵德厚觉得拥有的是一轮火红的太阳，他的全身在这滚烫的灼烤中仿佛彻底融化……恍惚中，他又觉得自己进入了一道幽长的隧道，里面流淌着甘冽的清泉，泉水激荡，叮当如佩环作响。他便在这叮当悠扬的乐曲声中溯流而上，追寻到远古的源头，一片又一片从未见过的瑰丽景致在他的眼前不断闪现……

没想到，真没想到，在这人生的暮年，他还能体验到这般的乐趣。他在一种痴迷的状态中进入了快感的峰巅，尽情地享受着，感到全身都是充沛的精力、青春的勃发与火热的激情。

我还像一个老人吗？谁说我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我年轻，我比二十岁的小伙更具活力！我自信，我昂扬，我勃发！我是谁？谁是我？我是什么？我有年轻人的激扬，有中年人的成熟，更有老年人的深邃！这就是我，我就是赵德厚，哈哈，这就是永远年轻永远风光的赵德厚啊！

他的灵魂仿佛离开了躯壳，以一种超然的姿态俯视着正与刘明月纠缠得无法分解的肉体。

他已然跃上了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峰，为自己的成功陶醉得忘乎所以，飘飘然如入仙境。

突然间，他越过峰巅，往前跨了一步。顿时，他的身体快速地向下跌落。他使出全身解数，努力让自己不再下坠。可是他做不到，怎么也不行，就连抬头回望一下自己刚刚攀登、体验过的高峰也无法做到。还没容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砰”地一声跌回地面。

他又回到了现实，灵魂与肉体合为一体。他感到了大地的坚实，感到了席梦思的柔软，更感到了刘明月的温馨。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但他仍与刘明月紧紧地拥在一起。

狂颠过后的虚脱使得赵德厚气喘如牛。他仿佛变成了一滩稀泥流动着漫向床铺四周。不行了，老了，真正地老了，再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狂热了，人生有限，这生命实在是太珍贵太珍贵了。

在颠狂中如赶集般涌出的汗水使得他像刚刚游泳上岸似的，身上挂着水珠，头发湿漉漉的。热汗变冷，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感到了一股透入骨髓的寒意。时令已是初秋，而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寒冬了。不知怎的，他突然就想起了人们常常挂在口头的“秋老虎”这个词语。进入秋天后，常常还会出现如夏天般炎热的反常天气，村人便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秋老虎”。那么，他刚才的颠狂，是不是也

有一点“秋老虎”的味道呢？

想到这里，他更有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干完今年，无论如何，得将支书的位子让给儿子赵训武了。他的生命不多了，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才行。过去，他总是留恋着几十年来稳坐不垮的位置，怎么也舍不得下台。可是，自从跟刘明月好上后，他似乎看穿了一切，什么都想得开了。何况，由着自己的儿子来接班，不就跟自己在台上是一回事么？过去，健在的皇帝老子将宝座让给儿子，这让位的老子就被尊为太上皇给供着，虽不操心管事，但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老子天下第一呢！那么，等过完今年，明年一开春，就让现在已是治保主任的赵训武上台，老子也要尝尝当太上皇的滋味了。

“累了吧？”这时，刘明月的一双柔手勾着他的脖子问道。

“还行。”他尽量使自己的喘息显得平稳一些。

不行也得说行才行啊！什么都得硬撑着，说到底，人生就是一种力量的支撑，没有支撑，轰地一声就跨了，塌了，什么都要烟消云散了。

“汗，全身都是汗呢。”刘明月的语气里有着一丝惊奇，她赶紧扯过一条枕巾，一边抚摸，一边在他身上慢慢地揩拭着。

没想到，真没想到，他赵德厚还能在妻子病故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享受到一个年轻漂亮女性的温柔。可人生就是这样古怪，一些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发生，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荒唐吗？表面看来，这事儿的确有点儿离谱。刘明月还只有二十五岁，他赵德厚要大她整整四十个年头。在他的四个儿女中，老大赵训文今年三十五，就连最小的幺女儿赵训

泉也有二十四了，只比刘明月小一岁。而在楚庄村，六十多岁的老人中，有好几个的孙儿孙女都到了刘明月的这个年纪。严格地说，刘明月也可以算得上是他赵德厚的孙女辈了。可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在年龄上可以做为孙女的女人正以她的似水柔情抚慰、激活了他的一颗苍老如世纪、干涸如枯井般的心灵。

这件复杂得似乎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起来却是那么简单快捷，事后想来，就连赵德厚本人也感到十分惘然，不由得时时怀疑它的真实性。

故事的发生跟那些广为流传、俗得不能再俗的英雄救美人的故事颇有几分相似。

这天，赵德厚在县城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县委三级扩大会议赶回楚庄，刚刚跨上横卧村头的那座石拱小桥，就有村民告诉他，刘明月还不到两岁的小男孩果突然患病身亡。

乍听此言，赵德厚一愣，就想刘明月这娃的命也实在是太悲太苦了。半年前，刘明月在外做着泥瓦工的男人张老二因为包工头偷工减料，一座快要完工的高楼突然倒塌，他来不及躲闪，被砸得血肉模糊，连一具完尸也无法收到。刘明月抱回村中的，惟有一个精致的骨灰盒而已。她哭天抢地，痛不欲生，竟晕死过去好几次。当时，赵德厚以一个领导和长辈的身份对她百般劝慰，要她为后代着想，为今后的日子着想，他还代表村委会将一笔抚恤金送到了刘明月手上。此后，赵德厚的心里，便有了一份记挂，总要抽空看看她，问她有没有困难，需要一些什么帮助。刘明月的娘家位于邻省湖南，父母已经病逝，亲人中只有两个早已成家的哥哥。于是，赵德厚希望刘明月能继续留在楚庄，并积极为她物色介绍合适的男子，希望她忘掉忧伤，尽快地重新组合一个新的

家庭。时间一长，刘明月便从深深的悲伤中挣扎而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她带着孩子果果，脸上又开始日渐露出笑容。于是，刘明月的事情就慢慢地在赵德厚的心里淡了。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疾病这魔鬼竟牢牢地纠缠着她且步步紧逼，半点也不肯放松，眨眼间又夺去了她心中惟一的希望——宝贝儿子！一个柔弱的女子，怎能受得了这等残酷的折磨与打击呢？这不是活活地要她的命么？！

顿时，赵德厚心急如焚，赶紧加快脚步，一阵风似地往刘明月家中赶去。

沿途，赵德厚与村民们匆匆地打着招呼，并了解到，果果已于夭折的当天晚上，就给葬在了鸡母山中的一棵小树旁。为了使刘明月尽快地忘掉一切，村人没有让她知道儿子的葬身之地。不断的打击，使得刘明月似乎变得有点麻木不仁了，她并没有像失去丈夫后那样的呼天抢地、嚎啕大哭。抱着死去的儿子，刘明月的眼泪虽然像没有断线的雨水那样流淌不止，但表现得比较平静。可是，邻里乡亲分明从她那呆愣的神态、散乱的目光中看出了她的反常与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绝望。于是，大家皆百般劝慰着她，特别是跟她相好的那班青年妇女，更是开导着要她想开一点，并要接她上她们家中去住。可她婉拒了，要大家不必为她担心，说她已经经受过失去父亲、母亲，然后又是丈夫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再大的悲伤与痛苦也熬过来了，这次，只要时间一长，她也就慢慢会好起来的。人们相信了她的话，不管怎样担忧与劝导，可生活最后还得靠自己才是呀。

赵德厚赶到刘明月屋前，发现两扇大门紧闭，就想，自己机会不好，来得可真不是时候，碰巧她不在家中，肯定是被哪位好心的想开导帮助她的村民给接走了。那么，就晚些时候再来看看她吧。正要转身离开，他突然发现，两道门环

下垂，并未上锁。照此看来，刘明月并未离家，而是将自己关在了家中。此刻，她会在家中干些什么呢？大白天将自己关在家中，只能是躺在床上睡觉了。睡觉？难道仅仅是睡觉吗？不，不可能是在睡觉，也许……也许……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但又不得不想。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赵德厚顾不得打搅与惊扰，一步跃上台阶，使劲地拍响门环。

“小刘，开门！小刘，你怎么不回答我？我是赵支书，赵德厚啊！刘明月，你听见没有？快开门！”可不管赵德厚怎样大呼小叫，屋内就是没有半点回应。

赵德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急了，抬脚猛踹大门。踢了两下，他发现，里面关得死死的。楚庄村家家户户，大门后顶着的都是一道粗大的门栓，相当牢固，猛一下子没有可能将它折断。赵德厚想去叫人，但他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他担心稍有延迟，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挽回。急中生智，他就想到了厨房房门。在楚庄，厨房都是搭在正房旁的一间偏屋，偏屋矮小，只有一扇边门，门后的装置也是一道小巧的木栓，比大门的要脆弱多了。赵德厚站在厨房门前，憋了一口气，抬起右脚，用力踢去。“砰”的一声响，只一下，眼前的边门就变得歪歪斜斜，一副欲倒未倒的样子。赵德厚又是一脚，腰一弓，从那踢开的缝隙中钻了进去。奔进堂屋，里面空空如也。他不敢怠慢，赶紧一把推开内屋房门。顿时，从屋顶机瓦透进的光亮中，一副可怕的景象映入眼帘：房梁上，悬挂着一个穿戴齐整的女子，这女子披头散发，伸吐长舌，现出狰狞恐怖的面孔。赵德厚乍一瞥见，他这个一辈子从来不信鬼神的老党员也给吓得连连后退，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叫。但是，他很快就使自己镇静下来，“啪”地一声拉亮电灯，将那已被蹬倒在地地的木梯扶正，搭在房梁上，鼓足勇气往上攀。然后，他灵巧地解开套在刘明月脖子上的

绳子活扣，将她抱了下来。

他将刘明月抱到床上，右手食指放在她鼻前，竟感觉不到半点气息。他急了，什么也顾不得了，左右手攥紧她胸前的衣衫，猛一用力，只听得一阵脆响，几粒扣子蹦跳着掉落在地；再一用劲，胸前的第二层衣衫也给撕裂了；内里是一件无领无扣尼龙衫，赵德厚往上一掀，呈出了一片耀眼的雪白。他稍稍迟疑，就毅然地将一张宽大的手掌放了上去。很快地，他的掌心就感到了一阵微弱的心跳。活着，她还活着，顿时，他的心头漫过一阵狂喜，赶紧将那粗糙的右手从刘明月的胸口移开。雪白的光芒似乎刺痛了他的目光，他双手搓动着，不知所措地搓动着。脑里涌动着的惟有一个念头：救人！救人要紧，其他一切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什么也不要拘束，什么也不要顾忌，生命就是第一。这样地想着时，他的一张嘴就凑了过去，盖在了刘明月那乌青的唇上，开始做着人工呼吸……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明月醒了。意识又回到肉体，头脑慢慢地清醒过来。她微微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一幕难以置信的情景。于是，她又慢慢地闭了眼睛，努力回想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想着想着，电线接通，她明白了她曾经做过的一切，也知道了现在的处境。此刻她急切想要知道的，就是伏在她身上做着人工呼吸把她救活的男人到底是谁。她不敢睁开眼睛，她害怕这个令她心灰意冷曾经拒绝过的世界。可是，悠悠然地转了一圈，她又回到了人世，她不得不睁开双眼，她无法抗拒命运的捉弄与安排。

她慢慢地、非常不情愿地睁开了双眼。

眼前的世界鲜活生动，顿时，她就感到了生命的珍贵与人世的可爱。一声长长的叹息自内心深处喷薄而出，将无奈、舒畅与喜悦等多重复杂的情愫融于一体。

“醒了，刘明月，你醒了，你活过来了！”赵德厚惊喜地呼叫着，一张大嘴离开了刘明月的双唇，但全身仍紧紧地压着她的上身。

刘明月没有回答，却有一串泪水涌入眼眶，顺着眼角往下滴落。

“别哭，不要伤心，只要活过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赵德厚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她的双臂。摇着摇着，一低头，刘明月胸脯正在闪烁的白色光芒正笼着他的全身，一对饱满而坚挺的乳房紧紧地攫住了他的目光，滋润着一颗干涸多年的心灵……顿时，他像一个在沙漠跋涉中早已干渴得嗓子冒烟的旅人遇到了一汪甘泉，激动得全身颤抖，拼命地吮吸起来……

一桩难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男女情事就这样奇妙而自然地发生了。

激情消失，赵德厚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支书身份与年纪的老迈，不禁为刚刚发生的一切感到万分羞愧。自打妻子高家秀病逝后，二十多年来，他赵德厚强烈地克制着体内那不断冲动的生命本能，为了好好地将四个儿女抚育成人，担心他们受到继母的歧视而造成心灵上的创伤，他婉拒了不少好心人的提亲。在家中，他是父亲，又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四个孩子，盼望他们早日长大成才；在村里，他是支书，一村之主，一举一动，都要维护自己的威信，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中年丧妻的赵德厚，无论外表长相，还是个人本事，都是颇有几分魅力的。自然而然地，周围就有不少崇拜他的女人。曾有过好几次那样的机会，且大多都是对方主动，但赵德厚总是亮出一副铁石心肠，毫不犹豫地抗住了那些十分妖艳、比魔鬼还要魔鬼的女人。于是，他的不近人情与冷漠古怪就在村里的女人圈中传开了，有人甚至说他早已